

故乡吟

随笔苑

东南岭上望老家

崔启昌

我一直觉得，春秋两季在东南岭上回望老家，画面是最美的。夏天和冬日映进眼帘的画面虽然也美，但是夏天老家绿荫如盖，房舍、街巷一概潜隐其中，难见老家真容。冬日叶子落尽，老家妆容褪去，又显得过于本真。

老家嵌在凹处，村东、村西和村北都是起起伏伏的岭坡，岭坡高处都植有黑松。冬季风大时，黑松林中传出的松涛声能挤进村人的堂室。黑松林下是几十年前整建的片片梯田。一条村人习惯称为“北河”的河流贯穿老家南北，曲曲弯弯流经六七个村子后汇入风河，继而入海。北河从老家最北面的多个岭坡间的沟壑间发源，蜿蜒近五里地进到村里，冬春枯水，夏秋丰水。村里长辈们说，明洪武七年，朱姓人士由云南迁来立村繁衍，起初看好的大概就是这里的河水和溪流。

不足三百户的家乡，立村六百余年一直“波澜不惊”。农耕在村人认知里是个固化的概念，大家信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理论，执着于在抛洒汗水的过程中，求证付出才有收获的答案。无数个日升月落间，村人们从苦与累的冶炼中坚韧了筋骨，创造了富足，把共同爱着的老家打造成了如今让村人都眷恋不舍的故园。

作为嵌在岭坡之间，且以农耕为主的山村老家，村人们朝出夕归、挥汗躬耕是常态，经年累月，从未创造出人们口中絮叨的类似可歌可泣的，或者足以让人长久记忆的所谓大事。不过，淳朴、本分的老家人虽未远行，在身不脱耕的平常日子里，做过的若干小事小情倒是令人值得记忆，值得回味。

清贫岁月，村里大都是牛车、马车运肥拉粮。村西崖通往西岭、北坡的生产路窄而陡，村民老杨走出院门时但凡遇见有畜力车爬坡，再忙也要撂下手中的活儿，俯身弯腰助力推车上坡。这一推，竟推走了三十三年的时光，直到村里有了爬坡不费力气的手扶拖拉机和机动轻便的“小四轮”。

我八岁那年，全家遭遇返搬回老家时，几乎居无住处，食无荤腥。父母说当时队里的长辈、平辈，还有晚辈们若干人凑来了充饥之物、烤火烧柴接济我们。一位崔姓长辈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端了大半瓢自家老小不舍得吃的花生米敲门进屋：“擀成碎儿炒菜吃，孩子们长个儿，没油水咋行？”简短一句话，让母亲流了眼泪。南邻朱家因吃了不新鲜蟹子磨的蟹酱而中毒，临近午夜敲门喊兼任村里赤脚医生的父亲想法子抢救。一家六口灌药剂洗胃时，闻听此事的村人彼此相告，找棍绑绳做了担架，依次抬起脸色煞白的朱家六人，摸黑十多公里送到乡卫生院，最终获得了平安。

处在岭坡拥偎中的老家，虽与城中的车水马龙和闪烁不停的斑斓霓虹灯相差甚远，但村中溢散着的烟火气却充盈着情、浸润着爱、释放着暖。正是这些似乎无形无声的微尘般“渺小”的“常事”，为立村六百余载的老家涂上了好看的油彩，从而让一件胞衣中的不同姓氏的老家村人拥有了同样的血脉、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好恶评判尺度。

我热衷于春秋两季在东南岭上望老家，是渴望映入眼帘的老家图景更加艳丽、更富诗意。到高出老家好多的东南岭上眺望，眺望浸润着诗情画意的老家，遥想汗水和心血浇灌的老家，蝶变后更加多彩壮观的模样。

时间相对论

曲树强

爱因斯坦说过：坐在心爱的姑娘旁，一小时感觉像十分钟；坐在炎热的火炉旁，十分钟感觉过了一个小时。可见，时间是相对的，比如瞬间与永恒，相逢与告别。

瞬间与永恒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许多伟大的瞬间因承载了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成为永恒的符号。20世纪60年代，战士王杰在爆炸危险来临之际用身体压住炸药包的刹那，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但这一瞬间的选择却化作永恒的精神丰碑。正如长篇报告文学《瞬间与永恒》所赞颂的：王杰精神并未随着他的牺牲而消逝，反而在“王杰班”一代代士兵的行动中不断延续——抗洪勇士周丽平、海上训练中牺牲的罗浩……这些英雄的瞬间选择，共同编织出一支军队的集体精神图谱。

自然界的奇迹亦是如此。依米花耗时五年积蓄能量，只为在沙漠中绽放两天四色花朵。它的生命短暂得近乎残酷，但正是这种极致的短暂，让它的绽放成为生命意义的永恒宣言。人们记住的不是它存在的时长，而是它倾尽全力绽放的生命姿态——这瞬间的绚烂，早已超越了时间的尺度。

如果说“瞬间”是星辰的闪光，那么“永恒”便是群星汇聚的银河。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命的长度无法改变，但厚度可以。”这句话揭示了永恒的本质：它并非某种神秘的存在，而是无数平凡瞬间的叠加。摄影师用镜头定格流星划过夜空的刹那，画家用画笔记录晨光中露珠滚落的弧线，作家用文字还原历史人物临终前的独白……他们的工作看似在捕捉“瞬间”，实则是在为永恒寻找支点。

哲学家尼采说过：“永恒复归。”他提出，若一个瞬间值得重复千万次，它便具有永恒性。这一观点打破了“永恒”与“瞬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了二者本质上都是时间的切片。当我们凝视一朵花的凋零时，若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律动与循环，那凋谢的瞬间便不再是终点，而是永恒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回望历史长河，那些被铭记的“永恒”——屈原投江的决绝、张继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孤寂——其实都是某个时代的“瞬间”，只是因其深刻性被赋予了跨越时间的力量。

这种辩证关系在科学中同样成立。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时间并非绝对的线性存在，而是与空间交织的四维结构。在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中，粒子的“瞬间”状态可能影

响宏观世界的长期演化。正如科学家所言，若将“永恒”定义为不变的函数，而“瞬间”是其定义域中的变量，则二者的关系本质是动态的、相互依存的。

瞬间即永恒，永恒亦是瞬间。时间的奥秘，或许正在于它的流动本身——那些看似短暂的闪光，终将在记忆、情感与文明的长河中，化作永不褪色的星辰。

相逢与告别

人生如同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逢与告别交织成生命的经纬。有人将相逢视为温暖的相遇，将告别定义为痛苦的断裂，但若以更深远的目光审视，便会发现两者实为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相逢孕育着告别的种子，而告别又悄然埋下重逢的伏笔。

每一次相逢，都是命运的一次精心编排。它看似偶然，实则暗含必然。一位大学研究生在毕业典礼上说道：“在校园里的学习生活精彩纷呈，而毕业时刻却让我直面人生的不确定性。”相逢的意义，在于它赋予我们成长的契机。

无论是课堂上的知识传授，还是同窗间的思想碰撞，这些相遇都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然而，相逢的热烈背后，早已埋下告别的伏笔——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分离。当我们在相逢中汲取力量时，也注定要在告别中将这份力量传递给他人。

告别常被误解为情感的终结，但它的本质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记得有位作家曾经写道：“何为离别，不过是相逢的余音”，这句话揭示了东方文化中对离别的独特理解：告别并非决绝地切断，而是将相逢的记忆转化为更持久的存在。

唐代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看似苍凉的送别，实则暗含对重逢的期许——那杯酒中不仅有离愁，更有对故人未来平安的祝愿。现实生活中，这种“余音”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续。“我们终将相遇，我们终将离别。”这句充满哲理的话语在无声地告诉我们：告别是另一场重逢的开始。

“相逢是告别的开始，告别是重逢的起始”，这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相逢让我们学会珍惜，告别教会我们放下曾经。正如弘一法师所言：“相逢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的人生。”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永远在一起”的幻想，而是接纳相逢与告别的自然流转时，便能以更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

诗歌港

思念

莫语

夜色淡
风轻柔
海风带着丝丝的凉意
扑面袭来
我漫步在滨海路上
看着沙滩上戏水的人群

我突然想起那首悠远的歌谣
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
澎湖湾
这是澎湖湾吗
不
这是海天渔人码头

夕阳西下
霓虹灯闪亮
沙滩上孩子们逐着白浪戏耍
这里也有阳光沙滩海浪
仙人掌
可是
哪位是老船长呢

我就是那位老船长啊
你是那位外婆吗
我划着小船
在海浪上颠簸
海风吹散了我的头发
浪花沾湿了我的衣衫
我不管不顾奋力向岸边划去
向你划去

你是岸边上那抹耀眼的灯光
你是我劈划的动力
你是我思念的源泉
没有什么比想你
更美妙的事了

那木桨是我的笔
每一桨每一划
都是我写的诗行
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

星光淡淡海水清凉
我驾着思念的小船
驶向你在的岸边
驶向你温柔的怀抱

远足

林启东

我从记忆中醒来
望着陌生又新颖的门窗
火红石榴花沐浴着阳光
穿上待行的鞋子
辨别着门窗朝向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记忆和我一样幸福
黑暗过后远方尽头
看那泛金的晨曦
管它南北东西方向

我把你的名字放在
每一处经过的地方
一些花开了又谢了
在花下把泪当酒饮下
遥远路途就是永恒的悲伤